



稽古疑問叙

許仲默有言書中無疑須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到無疑處方為有功顧疑則必問君子九思之一也是以舜好問子每事問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然則質疑問難固下學上達之實功也余不敢自暴棄心竊慕效之邗江歸來日作蠹魚於墳典丘索中然噉蔗不知甘咽蓮心不知苦徒得其皮未得其髓此何以故山珍海錯不咀嚼則雋永之味不津津於唇吻問子使漆雕



開仕對以吾斯之未信則悅顏氏子於言無不
悅則恨其非助我是不惟後學釋惑豁滯必繇
於疑即聖人設科立教亦藉此廣相長之益也
或曰理多玄默學尚解悟曾子聞一貫之旨直
應曰唯獨傳洙泗衣鉢儻徒事諄諄不虞墮口
耳落言詮乎曰不然太上忘言其次立言理絲
者必疏其糾纏解其紛結然後得條分縷析而
適於用平原君謂公孫龍辭勝於理孔穿理勝
於辭總之辭理一原必繁於辭而後理得躍如

夫子論博學而繼之以審問慎思明辯其旨可
繹思已余生也陋管窺蠡測烏知天海之高深
設為疑問欲俟洞達深造之君子條對發明耳
河東非國語有非非國語西蜀反離騷有反反
離騷剖蛤蚌之腹意在索珠鑿渾沌之竅志期
破愚非敢議聖賢也若以王仲任問孔刺孟罪
余小子余小子焚筆硯矣

楊楨



目錄

卷一

疑堯

疑成湯

疑文王

疑殷頑

疑周公

疑箕子

疑伯夷

疑孔

疑孔

疑春秋

疑顏子

疑左傳

疑左傳

疑豫讓

疑史記

疑紀傳世家

疑左傳國語

疑公羊穀梁

疑公羊

疑韓非

疑論衡

疑王充

疑司馬遷

卷二

疑漢書

疑漢書五行志

疑世說

疑王通

疑子書

疑郭子儀

疑李德裕

疑五霸

疑思孟授受

疑卜易郭莊

疑獨孤后

疑荀彧

疑宋太祖

疑竇儀

疑宋孝宗

疑拜任

疑呂夷簡

疑陳堯佐

疑宋太祖

疑王禹偁

卷三

疑漢高

疑子產

疑宋樂

疑朱文公

疑朱壽昌獲母

疑華子不願治志

附

評鴻烈法言

評老莊揚列

評史通

評左傳國語

評象

評太伯

評平王

評韓厥晏嬰

評莊子

評管子

評衛輒

評秦儀

評淮陰

評賈誼

評張柬之

評程蘇

卷四

楚子問鼎議

攻守議

九流議

孔子請討陳恒議

博約議

豐宮議

封建議

大舜無為解

孟子好辯解

歐陽修不書麥舟解

同子駮乘解

臯陶伯益辯

伯益伯翳辯

少康中興辯

孔子墮三都辯

孟子辯

孔明取劉璋辯

以牛易馬辯

駱賓王辯

丹鉛錄辯

目錄終

稽古疑問卷一

廣川

楊 檟

著

同郡

盧世淮

較

疑堯

陸賈新書曰堯比屋可封按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世濟其美堯不能舉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

之窮竒顓頊氏縉雲氏各有不才子天下謂之
構杌饗饗世濟其凶克不能去夫稂莠不除嘉
禾之害見賢不舉誰與共國繇斯以談放勳之
時薰蕕共處一器鳴鳳未免同巢所稱比屋可
封者得無為溢美乎心竊疑之請教高明

疑成湯

嘗讀湯誥曰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而周書
殷祝篇謂桀讓湯王位夫放者以威力而強制
之也讓者為妨賢路而遜之也兩者相距不啻

霄壤今並見於書何耶意者湯與桀戰於鳴條
強弱不敵桀不得不以位與湯若魏受漢禪辭
讓再三欲襲跡重華乎按莊子湯克桀讓位於
卜隨隨曰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數來漫我吾
不忍聞也投桐水而死又讓瞽瞍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繇斯以談湯之
位有道者所不居則桀之讓恐非心悦誠服之
讓也或夫子不忍顯言而惟以慚德書之與

疑文王

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按左傳紂時天下歸文王者荆梁雍豫徐揚六州惟青兗冀屬紂耳地廣力倍勢足取商乃不改臣節雖甚盛德蔑以加矣然就中探索則不能無疑於心者史記正義云虞芮質成之後諸侯歸西伯者四十餘國咸尊西伯為王夫文王之號若武王克商之後追尊則可如出於各國之推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殷國尚存遽稱王號不猶春秋吳楚越皆僭稱王而夫子貶之為子乎疑一史記云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文馬並他竒物因殷嬖人費仲以獻紂紂赦之夫君子居易以俟命文王益易卦為六十四爻蓋深於命者也乃廣用貨賄徼倖解脫與為臣止敬若不相似然疑二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爵列侯伯不請帝命輒專征討結怨王室較趙簡子興晉陽之甲以清君側之惡不相彷彿乎

疑二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夫君子不念舊惡聖人以直報怨伐崇不克可以已矣三年又伐必取為邑不猶春秋楚伐陳而縣之申叔時有蹊田奪牛之譏乎疑四曹操曰吾為周文王矣以大奸巨惡而欲方駕至聖後世子孫竟如所言皆登帝位若合符節此余所以大惑不解也敬請教於大方

疑殷頑

史記云周公攝政當國管蔡流言與武庚率淮

夷而及公奉王命東征殺之或曰武庚者紂之子也父為不道子弗克諫武王不忍加誅封以大國續其血食恩云渥矣柰何自絕於天以取滅亡曰不然劉劭弒逆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沈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人况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祿父父母割裂宗社丘墟有死之心無生之樂脫令隱忍屈辱侯服於周含齒戴髮何以視息於人間世耶合謀二監以身殉之雖君親之讐未報而臣子之義已畢如以

其舉事不成便以頑人目之漢末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似亦愚頑之甚者何以照耀史冊也

疑周公

左傳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不愛王室故也夫社稷為重大義滅親管叔既犯無將之戒應從兩觀之誅周公何得私於同氣而翫朝廷之大法惟是舜與周公皆離兄弟之變者也舜貶君之法而封之周公用相之威而戮之較之重華

不無異同且當時疑之者匪直二叔也召公與公左右王室見公攝政當國心懷不悅於是君奭作焉公自任之重震主之威即同列且懷忿懟矧二叔遠在東方何得不抱猜忖嘖有煩言然議親議貴國有明條何忍快於一割令身首異處耶宋世祖誅竟陵王誕令左右呼萬歲蔡興宗曰陛下今日政應流涕行誅何得呼萬歲殷邦之叛公宜悔知人之不明咎任使之失當下詔責躬遜位引避可也乃專罪殷民之頑二

弟之狡可乎讀鴟鶚東山破斧九罭之詩皆誇其幹國之勤恤民之惠兵卒之銳袞裳之華流涕行誅似不如是大聖所為衆人不識敬就有道而正焉

疑箕子

周本紀云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陳洪範九疇武王乃封之朝鮮余讀史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咎其以亡國之裔何敷陳之輕爾爾也淮陰破趙東嚮師事廣武君訊以征討對曰

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文信國至燕博羅問以自古帝王答曰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况箕子殷之宗也君父之頭懸之太白此乾坤何等時武王即虛已下問惟有泣謝可耳何忍侈口談天傳子駿謂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而已胡敷衍如許之煩且五行五事啓後人卜筮支離之實是亦不可以已乎且朝鮮何地也越在海東距關洛數千里名為不臣其實有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

何隱忍屈節受其封爵也後朝周過殷傷故宮
禾黍而作麥秀之歌得微與田橫有間耶尼父
謂殷有三仁微子飄然遐舉比干從龍逢於地
下二子誠無愧矣若箕子者不能去不能死始
焉佯狂受辱繼也甘膺茅土比叱馭入朝至飲
泣吞聲而不敢哭不識可與二子同類而並稱
之否

疑伯夷

余讀史記列傳七十而以伯夷為首初遜孤竹

棄千乘若蕞繼諫伐紂甘鼎鑊如飴終餓首陽
等一死於鴻毛誠儻然不緇不涅之操而偉哉
秋霜烈日之節也惟是叩馬一諫歷數千百載
迄不能核其實焉何也人生大節莫如忠孝其
關係最鉅其紀載宜詳此段大議論遷之採錄
不知出於何書三代之事所稽考者非聖賢之
經傳則諸子百家之稗官小說耳孔子於夷則
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之矣而未嘗道叩馬之
事也孔子於夷稱其餓矣孟子於夷稱其清矣

而未嘗述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愧慚德而
詩則刪之耻食周粟甘為商頑而孟則置之何
經傳之多掛漏也先秦之文詳於識文武者莫
越左傳勇於非湯武者莫踰莊周一則言之而
弗引一則引之而弗詳若書出於漢之後足以
考周之前者獨汲冢耳而汲冢諸篇又無隻字
道及也然則父死不葬不可謂仁以臣弑君不
可謂義之言太史公果安所聞耶或者春秋戰
國好事之徒上疑周初征誅勘定之未盡善下

疑殷未伏節死難之罕其人以彼清風高節之
伯夷廉頑立懦之伯夷不立於惡人朝之伯夷
適赴成周日擊革命之事必忠激於衷義形於
色轟轟烈烈做一場也故為是言以附會之乎
夫叩馬之事伯夷誠優為叩馬之言誠天地古
今不可無之大公案第以之垂訓則偉然以之
考實則茫如憶安得起司馬氏於九原面詢所
從來以破此疑竇也耶

疑孔

檀弓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
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
鄉者哭之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
行之蓋涕情也賻文也情至而文不副夫子尤
焉故說驂以賻之厚道也至顏淵死子哭之慟
門人曰子慟矣曰吾非夫人之慟而誰為夫顏
子深潛純粹心齋坐忘不遷不貳學已詣於亞
聖一簞一瓢樂不改於窶空夫子之慟蓋情不

容已也顏路請車以為槨乃斲而不予何耶慟
與涕何殊車與馬何異居停主人可以母子者
而與之固不嫌於過厚情猶父子誼不忍拒者
而拒之豈不嫌於少恩余之所未解者一也子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夫涑水有言信者國之大寶國保於民民保
於信故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

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信誠重矣至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蓋富即足食之謂也教即信之謂也於求則先富而後教於賜則去食而存信事同答異余之所未解者二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蓋陽貨因季氏而專國政又欲劫國君以去三桓寶玉大弓則竊之以出讎陽關則據之以叛雖順僖閔之逆祀祔昭

公於太廟不過欲著季氏之惡以媚國人蓋強梁而狡猾者也欲見不見呼之仕不仕待小人不當如是耶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背主與陽貨同出一轍不見陽貨獨欲往公山豈以弗擾之畔畔季氏非畔魯也欲借其力以振魯耶抑以吳將伐魯弗擾不肯覆宗國猶為彼善於此耶語曰鷹化為鳩識者尚憎其眼况背逆之徒何能吞刀飲灰刮滌腸胃翻然就我懷服余之所未解者三也敬請高明開我愚

昧

疑孔

聖人吐辭為經言為世法自古記之矣矧我夫子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乎竊觀其著書立言似猶有婉曲於其間者如武王伐紂持黃鉞斬紂頭縣之太白擊以輕劍事甚顯著而夫子之刪書也一切削去不載隱公為桓公羽父所戕閔公為哀姜慶父所害左傳彰彰甚明而夫子之定禮也曰魯無篡弒按國風鄭衛曹陳齊秦唐

檜之詩皆有怨刺而魯獨不存其章魯與吳皆姬姓昭公娶吳不避瓜李昭昭於人之耳目陳司敗問而答以知禮何也豈事關君父不得不委蛇以存忠厚乎余管見不能窺天幸高明示以指南

疑春秋

春秋雖云魯史實為聖經義例既定詎宜異同爵位既均何可彼此宗國雖當從厚實錄豈容隱諱余細加研尋令人惑而不解者未易縷指

如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公曰為其少也
吾將授之矣羽父及譖公於桓公公祭鍾巫羽
父使賊弑公於寯氏桓十八年與齊姜如齊齊侯通
焉公謫之以告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
車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季友曰
臣以死奉般莊公薨子般立次於党氏慶父使
圉人犖賊子般於党氏昭公因季郈鬪鷄故出
奔乾侯晉侯使荀躒唁公請公歸公曰所能見
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至三十二年公

薨於乾侯哀二十七年公欲越伐魯而去三桓
遂如越夫淫奔奇醜也弑逆凶問也放逐太辱
也或當書而不書或非薨而書薨猶曰此莫大
之耻不得不諱耳若僖公伐邾卑邾不設備魯
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不書成公十一
年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至魯人耻之不書
哀八年吳伐魯次於泗上魯與吳盟不書此數
事者書之不為耻乃一切隱諱何耶然猶曰於
父母之邦誼難以直遂也如僖二年城楚丘公

羊傳云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衛滅也孰
 滅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齊桓諱也狄
 滅衛齊桓不能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齊桓耻
 之故不書僖二十八年會於温討不服也晉文
 召王且使王狩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蓋人倫滅否繇我筆楮直道而行夫
 何所讓乃多委曲何耶猶曰為賢者諱也如昭九年公子圍
 弑其君邲敖襄七年鄭子駟弑其君僖公十年
 齊人弑其君悼公乃書曰楚子麋卒鄭伯頑卒

齊侯陽生卒而趙孟本無弑君之事者乃書以
 弑曰官為正卿還不討賊也許世子止本無弑
 父之心者乃書之弑曰地居冢嫡藥不親嘗也
 跡涉瓜李者顯斥躬為梟獍者漏網其何以寒
 亂賊之膽而凜斧鉞之嚴 凡書他國皆俟
 來告事之重輕當分也如僖十年春六鷁退飛
 過宋都此細事耳以有告而書閔元年晉作二
 軍滅耿滅魏滅霍此大事也以無告而闕夫子
 既撰經世之典為後王之憲奈何必俟來告則

史之闕者多矣猶

曰他國也

定八年經云盜竊寶玉

大弓左傳云陽虎欲去三桓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入謹陽關而叛夫弓玉雖重器不過一物耳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城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為權臣所竊據關係何等重大傳具其詳經遺其文畧大存小於義何居豈夫子時中之聖無可無不可耶抑春秋微而顯婉而辨非甕天蠶海所能測耶余竊抱樊遲之感

不得不效林放之問

疑顏子

或問傳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孔門有顏子儻所稱仁與有德非乎科居德行巍然首出於七十子之上名固與天壤不朽矣第三十二卒畱於壽也終身陋巷畱於位也生有簞瓢死無副櫛畱於祿也福善禍淫之謂何殊不可搔首問青天矣余應之曰左傳不云乎松柏之下必無茂草二

東一塊土滄溟泰岱精華靈秀之氣所醞釀而
胎胚者雖厚且深春秋之季挺生我夫子已宣
洩發露無餘蘊矣居無何洙泗之間又續出一
顏子是餘氣所生也殘山剩水靈秀幾何安得
復綿亘悠久如岡如陵耶屈指古今有堯舜之
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有孔子之父而遂
有先卒之伯魚惟文王無憂父作於前子述於
後聖聖相承最為濟美然武王伐紂夷齊有弑
君之譏武庚叛殷周公有殺兄之慘大地所鍾

雖開八百有道之長子孫未免駁而不淳天地
乘除之理固應爾也孔子伐木於宋絕糧於陳
晏嬰沮於齊子西讒於楚周流列國尚未獲一
遇顏子何能策勳伐於彛鼎孔子刪詩書定禮
樂修春秋文章已煥如日星顏子何能耀奎光
於東壁張儀有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顏子之
幸在與孔子同時其不幸亦在與孔子同時復
何疑

疑左傳

植物之生惟有薰蕕榮枯之色象原無含靈蓄
睿之情識左傳稱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
葵猶能衛其足其然豈其然乎蓮以君子名菊
以隱逸名牡丹以富貴名不過覩其形質模其
肖似而已如謂葵有智也彼樗散得壽豈知尊
生之理而葑菲不遺下體斧斤不赦籜龍若罹
卞氏之刑遭孫子之贖者然豈皆繇明哲不足
出於葵之下耶彼萋楚之詩咏草木之無知又
何以解也

疑左傳

或問春秋隱公不書即位豈非以桓嫡隱長隱
不過暫攝耳故不書乎曰非然也細玩隱桓皆
庶也隱為兄於義當立不當云攝曰何以見桓
為庶也曰春秋經稱來歸仲子之賵又考仲子
之宮夫一則曰仲子再則曰仲子見非君夫人
矣而於子氏則曰夫人子氏死此正夫子之正
名處也穀梁曰夫人子氏者隱公妻也左氏誤
認子氏即仲子故以豫凶事為言賵以贈死決

無未死而來賙之理也母既為仲子則桓定非嫡矣子氏為夫人則隱宜為君矣乃自稱為攝不正其始豈能善其終所以羽父之構桓公之篡自取寯氏之禍云

疑豫讓

或問豫讓漆身吞炭為知伯報讐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宋儒稱其知聖賢大學之道然耶否耶曰讓特刺客之好名者耳安知聖賢之道其言政教人臣懷二心而胡以愧也何也君臣之

倫與父子並重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子與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其言可以訓天下之為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為臣可以陳於唐虞桀紂之朝不可以談於春秋戰國之世論出大賢識者猶或非之豫讓先事范氏荀氏者也二氏滅於知氏則知氏非讓之讐乎讓雖以衆人報二氏二氏之亡仕他姓猶可曷為乎仕其故主之讐而為之盡力也不幾於冠讐之報報犬馬之視乎管夷吾反面事讐

雖有尊周攘夷之功君子猶病焉豫讓何不擇所仕也且瑤之未敗果知之讓委身臣之烏稱智瑤之將敗稀爭之讓袖手視之烏稱忠瑤亡可以死弗死棄執可以死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烏稱勇一死重於泰山遲留不決不過欲成其刺之名耳後世王炎午於文文山有生祭文而以詩送謝疊山者有再來不值一文錢之句千載之下人臣懷二心者將以讓借口而又奚愧耶

疑史記

閱史記趙世家曰簡子諸子母卹最賢簡子乃藏寶符於常山上曰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亦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命奏之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於是簡子知母卹果賢立以為嗣蓋聞傳有曰戕人之生非仁也利人之有非義也不仁不義賢者不為也案母卹父服未除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宰人操銅料擊殺之遂興兵平代其姊聞之呼天而泣摩笄自殺蓋

母卹惟利人之土地不恤同氣之死生貪而無義忍而滅親是以姊為餌而釣代也如是而謂之賢秦詐請楚懷王為好會而錮之商鞅詐請公子卬叙宗情而虜之皆可以稱賢耶疑一又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共立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夫子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泥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何不雨商瞿年長無子母欲為取室子曰無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不能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閔魯論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可對賓賜也達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顏閔牛雍之德行予賜之言語求由之政事卜偃之文學聖人平日群居樂聚品藻已有定評久彰彰於七十子之耳目矣如有若者名不列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一旦泰山頽梁木壞群然相與承奉尊以為師此乃兒童塵飯土羹之戲耳

後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席達者何見事之晚乎
且諸子取其似夫子者欲觀夫子之容耶欲觀
夫子之道耶如止欲觀其容陽虎貌似夫子何
不事陽虎也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
詩可以見聖人之心書可以知聖人之斷禮可
以明聖人之法樂可以達聖人之德易可以察
聖人之性春秋可以存聖人之志其道在則終
身之師質亦在何必取其彷彿者而事之哉昔
孟軻著書首陳此語馬遷載史仍踵其說疑二

又史記太史公曰說者皆以魏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迄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
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噫其然豈其然乎自古
天命來去靡常國運隆替不一謂福善禍淫不
繇於命乎則晉敗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
胡盧生久傳其說檠孤箕服章於宣厲之年徵
寨於襦顯自文成之世謂盡繇於命不關人事
乎則夷吾悞諫而被獲胡亥慘酷而滅嬴幽王
惑褒姒而周衰稠父違子家而魯逐故論成敗

稽古疑照 卷一
者當以人事為主若徒推命而論休咎委運而
談興亡則惑矣後世班彪王命論魚豢魏畧虞
世南帝王論皆以命為言此一偏之見與子長
埒也疑三

疑紀傳世家

夫紀傳世家之說何鼻乎鼻於馬遷之史記也
紀以編年傳以列事編年者膺帝王之曆數列
事者錄人臣之行事至於編次諸國與本紀同
然欲抑諸侯使別於天子故名為世家三者未

可混而用之也史記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
列傳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千載間斯已勤
矣然就中不能無疑者如項羽應列於傳而廁
之為紀不惟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
皆為傳語烏可為之紀也或曰子長紀五帝夏
殷亦皆列事何獨尤於羽曰非也五帝夏殷正
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書紀亦何傷羽事
起秦末身終漢始未得成君春秋時楚僭號稱
王而聖人猶貶之曰子况國名西楚號止霸王

安得列於紀耶世家之為義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也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祀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柰何以世家為稱田氏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為名揆之人情孰謂其當至於列傳其錯尤多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以游夏之文學不列儒林由求之政事不著循吏又非其掛漏者耶蓋堅既稱其有良史才又嘆其是非頗謬於聖人真子長之定評云

疑左傳國語

善著述者據理以垂法戒其著述乃不朽不可以成敗附會也善品騰者提綱而定是非其是非乃不朽不可以微瑕指摘也嘗讀子雲法言靈均離騷不過應對之微辭鬱抑之憤氣似無關於世教者後世猶尊之曰經矧仲尼獲麟而作春秋左丘明業已傳之矣又著國語二十一

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內傳峭絕外傳雄深春秋之隱約而未發苞孕而未洩者直抉其間與發其幽習真可謂聖經之鼓吹尼山之功臣已乃柳柳州突出非國語數十條刻意褒貶不幾於吹毛洗垢乎然有非之而是者有非之而非是者如彪僂論萇弘之速禍史蘇卜晉獻之伐戎齊桓結諸侯之歡心此非之而是者也如里革之更君令單子之論三郤仲孫它之勇改過此非之非是者也無怪乎非非國語之作也匪

直外傳即內傳亦有可議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弑父如商臣亦不一而足孔子目擊心傷故以素王而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賞善罰惡誅奸雄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為扶綱常植倫紀砥柱狂瀾也而綱常倫紀之壞孰有過於篡奪僭竊者左氏乃謂季友之將生也卜之曰間於兩社為周室輔謂陳完之生也卜之曰觀光上國利用賓於王若深幸大舜周公之胤嗣得全全昌也者夫以三桓跋扈舞佞歌雍甲兵

不容收三都不肯墮遂昭公走死乾侯詎不為
僭竊之雄陳敬仲猥以羈旅之臣盜執齊政洋
洋大國竟被攫取詎不為篡逆之賊左氏喜談
樂道畧無貶詞與麟經誅亂臣賊子之法不大
相刺謬乎昔蕭道成篡宋以褚淵為司空賀者
盈門從弟焯獨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
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
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耶夫以淵佐命元勳
而焯謂不如速死視左氏推崇僭逆顧不徑庭
大

疑公羊穀梁

夫子作春秋傳者三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
是也前漢專用公羊宣帝已後穀梁又立於學
至成帝之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未列學官習
者互相攻排紛紛莫定必揚榘而論之以左傳

為首可乎何也案哀公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魯文籍最備丘明躬為太史博總群書靡不覽觀又生與孔子同時親膺授經之托允所採撫聞見頗真公穀二子生於異世語地與魯史相違論時與宣尼不接但據口說遂爾作傳安得與親見者競優劣乎姑舉一二言之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子可得而叛親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

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混也聖人著經教天下萬世以孝而治經者乃闢不孝之門教天下萬世以忠而治經者乃啓不忠之竇教天下萬世以兄弟之愛嫡庶之分而治經者乃開殘忍之徑決閨壺之防二傳何可訓焉儒者譏左傳多叙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弒逆隱桓昭襄四君之篡逐外則承告內則隱諱若無左氏立傳其事曷繇獲知二百四十年行事不闕如乎知此而三傳之優劣定矣

疑公羊

公羊傳云晉靈公使勇士殺趙盾見其方食魚
飧曰子為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吾不
忍殺子按公羊齊人也齊濱海水之滙魚鱉生
焉就齊而論魚飧誠非奇物晉多山號稱陸海
鱗介最寡在東或為菲食在西實為珍羞孟子
舉魚與熊掌並論而六月之魚鱉衡門之魴鯉
魚麗之鱠鯊九罭之鱗魴形於詩歌者不一而
足誠重之也謂晉地魚為賤而晉人食魚為約

豈其然乎余讀左傳趙盾諫靈公靈公患之使
鉏麇刺之晨往寢門闢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麇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
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云云此一事耳公羊
與左傳蓋大異云

疑韓非

古之論治者何紛紛也主寬者曰如保赤子曰
鷹鷂不若鸞鳳主嚴者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
劫虜曰烈火民望而畏之水則狹而玩焉兩者

交譏惟寬猛相濟者得之余讀韓非書若孤憤
五蠹八姦十過諸篇文詞瑰偉其抉骨摘隱洞
若燭照誠天下之奇士也為說難而卒自罹於
難宜太史公悲之雖然非自取死耳何悲焉戰
國游說之士若儀秦睢衍輩率揣摩時事以行
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群小昵嬖
之援恫疑怵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應如
谷響非之術乃欲一切芟剔而掃除之視縱橫
家言正如冰炭之相反若之何其不殺身也即

微斯賈排擠秦盡用非之學亦必不免商君臨
渭論囚渭水盡赤而車裂以殉吳起明法審令
以強楚而卒死於貴戚大臣之手是其驗也又
何悲焉或曰法家既不得其死其言可廢棄其
書可焚毀安所稱奇哉曰不然公孫倚諸葛孔
明非法家乎仲尼以子產為惠人武鄉之沒士
為流涕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
以寬其次莫如猛其達於經權者乎猶二之也
孔明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即周孔無

以易矣吾故表而出之以為千古法家之準彼韓非者其學原有可死之道太史公又何過悲也

疑論衡

或問王充論衡何如曰辨乎其所不必辨疑乎其所以不必疑猥瑣冗萎之辭盍溢筆楮其文不足觀也其精識卓見則可取也或曰文既不足觀胡東漢晉唐之文人特為珍貴藻邕秘弗示人葛洪替弗容口劉子玄提提班馬不遺餘力

而獨尊信此書三子皆懷瑾握瑜之英目無全牛不可一世者而嗜好羊棗異代一轍何哉曰秦漢以降聖道陸沉邪說蜂起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儔捏怪興妖殺青而廁之鷄林以雲霧天下之目簧鼓後世之耳者不啻充棟汗牛充生當風靡瀾倒之後而獨挺拔砥柱其間刻虛假黜偽妄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辭遏截弗行謂非特立獨行之士不可也故伯喈喜其新奇稚川大其宏博子玄高其雄辨特偏愎自是放

言不倫斥訶徃哲不能無過耳或曰他人猶可議也孔孟如日中天有目共仰而亦問之刺之津津不置闢邪之功詎足贖其橫議之咎乎曰仲尼大聖也子輿氏顏魯思之儔也世意其聲律身度故稍有出於恒情之外者心不能無疑所以充設詞詢問以俟後之君子條對發明耳非敢議聖賢也惟是詞氣直率似莊子之訕武叔之毀此則克之罪也夫克之罪也夫

疑王克

論衡自紀曰毋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竒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云云噫王克此言

若自矜其為駢為禹為舜而鄙其先為驪為鯀為叟為馬者嗟乎子雖齋聖不先父食余覽至終篇未嘗不掩卷駭異歎為咄咄怪事也蓋作者自叙所從來久矣按屈原離騷上陳世系下列祖禰自叙之起實鼻於此漢司馬相如叙其一身歷履已耳並未及於祖先也至太史公稽楚辭之芳躅依漢代之模範勒成一卷叙其氏出

重黎終於身為太史班固漢書遠徵令尹起楚
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
遠矣蓋叙遠近述家世惟主於揚名顯親耳若
居已於賢居先人於不肖豈不嫌證父據羊乎
昔相如記其喬寓臨邛文君私奔識者已不免
葫蘆掩口矣而仲任乃矜已貶先若鳳出鷓巢
也者昔徐積父名石猶終身不履石曾督嗜羊
棗曾子猶不忍食羊棗今若此非病狂喪心耶
已何貴於有著書之才而祖宗亦何樂乎有反
噬之子孫也夫子論禘而曰自灌以往吾不欲
觀余於論衡之率章亦云

疑司馬遷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有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狐憤說難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
作也按史記不韋列傳云秦王政初立尊不韋
為相國號稱仲父是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
不韋亦使其客各著所聞集為八覽六論十二
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縣千金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即與之又按史記韓非列傳云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無憾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也秦攻韓韓王遣非使秦李斯害之下吏死於獄繇斯以談不韋之春秋方尊顯得志時所作非作於遷蜀之時也韓子之書未入秦時所著非著於囚秦之後也謂發憤之所為在史記

則如彼在書則如此得無自相矛盾乎書又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讀左傳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寺人中之見鄙其事尤彰明顯著者也如襄十七年齊伐魯獲藏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又襄十八年齊伐魯齊師夜遁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

先乎乃代之殿繇斯以談闡宦之鄙莫甚於夙
沙衛而左傳又一再詳其可鄙之事太史公博
覽載籍豈未之聞耶胡獨遺之而不與雍渠景
監趙談並列也

稽古疑問卷一終

卷之四